

冬日即景

任文

外绚烂。小狗顽皮,穿越在野草丛中时隐时现。草深深,不见小狗,只见草动。小狗爱草已成习性,出门看见路旁的草,这边嗅嗅,那边闻闻,隔一段路就在闻过的草上留下气味做“记号”。

小狗在荒草地乱跑,我仰躺在草地上看天空中的白云,什么都可以去想,什么都可以不想。松软的草地,看似不起眼的小草,总能在春夏之际给人带来润眼的光泽,绿色的蓬勃,生命的气势。季节变迁,岁岁年年,无不相似。其实,我无意践踏一株微弱的小草,却常喜欢席地而坐,就势伏在草地上,去亲吻小草小花,侧耳倾听小草的声音。此刻,我将自己看成一株小草,一株无忧无虑的小草。融入小草的清新空气,让它们一起迎风摇曳,呼吸自然的清新空气,让心灵回归自然,去感受最初的那份安宁。山下的城市风景虽美,繁华也罢,热闹也罢,那是他人关注的事,与此刻的我无关。我只想在这静静地待着,和着冬日的风,吸着新鲜的氧,去感受自然的声韵颤动,倾听风的絮吟。尘世的污浊污染了人的思维和感情,长久积蓄在心头的负面情绪与懊恼,让人难以自拔。一个人仰卧在草地上,欣赏着明净的天空。有小鸟从视野上空飞过,惹得蹲伏在我身边的小狗惊叫起来,汪汪声划破空旷的原野……

翻过一面坡,转弯处有几户人家,门

前有一块块肥沃的良田。冬闲,有农人在地里用镢头敲打土块,割地边上的杂草,冬耕平整土地,让田野换装。当深冬的寒风吹过田野,空气中就会弥漫一种泥土复苏的芬芳。冬日农家闲也忙,庄稼地里到处都有他们劳作的身影。看到此景,想起“农业学大寨”那年头,改河道,修梯田,把一块块高低不平的荒地改造,填土、平整。那时,冬季积肥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事儿。生产队一声号令,田间地头到处都是积肥送肥的场景,干得热火朝天。积肥除了田野的杂草、玉米秆,就是把各家各户的农家肥收集到一起,加上肥土,选择几个地方堆得高高的,然后在外面上糊上稀泥封盖,让其发酵腐烂后再送到地里作为肥料。来年春耕,送肥队伍成为乡村一道亮丽风景线。

边走边看,冬景迷人。一棵洋槐树挺立在地埂上,一只撒野的小黄猫横穿田间,灵敏的小狗飞奔过去,追赶跳跃的黄色小猫,几个来回追踪,小黄猫无处藏身,看准地埂上的洋槐树一溜烟似的爬上了树梢。小狗围在树下,汪汪地叫个不停。这时,被惊吓的小黄猫立足摇曳的树梢,喵喵叫个不停。大约二十多分钟的相持对抗,我喊小狗停止。小狗返回我身边喘着气,吐着润红的舌头,小黄猫趁机跳下树溜走。我将这突如其来的景象,用手机拍照发至朋友圈。不时,点赞如潮。

其实,生活中总有许多充满乐趣的景象,因为我们心态浮躁,视野狭窄,即使有美好的景象也忽视了它的存在。

漫步在冬日的原野上,时走时停,随意观光。小狗一会儿尾随我的身后,一会儿冲向远方,一群被惊吓的麻雀从野芦苇丛中扑棱棱腾空而起,飞过山洼那边,停留在一片灌木丛中,响起一阵叽叽喳喳的叫声。小狗好奇,紧追了几十米,停下来汪汪乱叫。麻雀说什么?小狗猜不透。小狗的出现,使得麻雀受惊,受惊过后,麻雀像在说悄悄话,逐渐平复心情。突然,天空中响起一阵嗡嗡声,一架民航飞机从不远处的上空飞过,不由人抬起头来仰望。飞机过后甩出一道白色烟雾,慢慢扩散着,直至看不见……

从盘旋的小路到仓颉园,这一段路虽说寂静,却给人带来无限乐趣。小狗在前面走走停停,东嗅嗅,西闻闻,在草丛里钻来钻去,或回头一瞥,似乎在等我。不远处就是仓颉园,只听得笑声连连,喝彩声不断。那里的儿童乐园、游乐场真好玩。碰碰车、旋转马、滑行车……吸引着大人和孩子们,也是人们休闲之余散心的好地方。

忽然,在我心里有种与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中武陵人相似的感觉:复行数十步,豁然开朗,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。阡陌交通,鸡犬相闻。男耕女织,怡然自乐。美好的遐想温暖着我的心,美哉!



霜降过后即是冬,早晚天气较冷,中午则比较暖和。

午后,暖阳,上山遛狗。门前是馒头山,有条弯曲的小路。小狗出门乱叫,兴奋地摇着卷曲的尾巴,顺小路飞跃而上。小路弯弯,看不见小狗的全身,只见白色的尾巴一晃而过。看我慢腾腾上山的样子,小狗似乎不耐烦,走一段弯路,又返回扑向我的脚下,边叫边摇尾巴,意在嫌我走得慢。这样几个来回,也上到了山上。登高望远,心里敞亮。冬日的山岭,苍苍静谧,蓝蓝的天空,悠悠的白云无一丝纤尘。此时此地,不由人人生发无边无际的遐想。美景如画,竟让小狗眼睛直直地望着远方发呆。

馒头山上草木干枯。草枯了,山净了,一眼望穿。春夏之际,那些漫山遍野疯长的白蒿草,还有随风飘荡的野芦苇,早已没了绿绿的颜色,此刻呈现出不同的色泽,或淡黄、或黄褐、或暗红。荒草地间簇拥着一片片高高的野芦苇,愈加显得分

商洛山

(总第2385期)

刊头摄影 薛源



闲话文气

刘万成

文气一词,若从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出炉时算起,迄今已被历朝各代的文坛大佬接续谈论了近两千年。可文气是中式文学的先天禀赋,并非哪个作家说有才有的东西。理论上众说纷纭的文气,多半是大作家们各自的心得体会,并不代表超出了这个历史区间和人群范围就没有了云诡波谲、变化万端的文气传承。

要我说,中国人自古就有“以文识人”的本领,文气在长达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从未断流。因为,古人说话从简单到复杂,基本依照口头交流的客观需要。围猎和打仗时,人要相互照应,话语必须简洁明了,若不然,等你哆哩哆啦地把话说清楚,要么猎物早就跑光了,要么就会贻误战机被击溃。而人们成群地玩耍时,谁都想把话说得幽默风趣,却又无法全用口语去表达,相互之间也会挤眉弄眼地以姿势助说话,想必这就是咱们最初的语言艺术。

事实上,文气和文字相伴而生。早在我们的祖先从地上乱画,到岩石上刻绘,从结绳记事,到甲骨文,再从竹简、绢帛到纸上行文,始终都未放弃对“大家无

形”的微妙文气的执着追求。否则,我们就没有最早的劳动之歌:“断竹,续竹;飞土,逐宍。”甲骨文既是业已成形的汉语言文字,也会用来记录占卜结果。至今我们仍能从萦绕在龟甲兽骨上的文气中,清晰地看到从未消失的远古及华夏文明之光。即便时至今日,不论谁把“纯文学”解释得神乎其神,民众却一如既往地卤水点豆腐——私下里透过文气捞干的,似乎一眼就能看穿某个“写家子”本身的大碗小。

文气和气度一样,看不见也摸不着,但却一直处于诗文创作的基础地位。南朝刘勰《文心雕龙》里说:“才有庸俊,气有刚柔,学有浅深,习有雅郑,并性情所铄,陶染所凝,是以笔区云谲,文苑波诡者矣。”拿今天的话说,文气具有刚柔正邪之分,它是人的才能、性情、风度与情感流动相融合,且在行文过程中发生化学反应后给人的审美感受;人若不长期地因性练才,并重视功在初化,也就不会有相对稳定、变幻莫测的文气。行文就会有相对稳定、变幻莫测的文气。行文就是运气,好似下围棋时落子须做眼,棋局才能满盘皆活,一着不慎,就会满盘皆输。诗文一旦缺乏文气,文字就会成片

地被人俘虏后丢进“集中营”。当代深得文气精髓的大作家,似当首推汪曾祺。他认为“中国人和西方人有许多概念是讲不通的”,始终以锤炼文气为核心,坚持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,至今其作品,仍旧备受读者的喜爱。

具体诗文写作中,文气根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,也就不是靠奇谈怪论或故弄玄虚所能获得的。正如常言所说,字为心画、言为心声、文如其人,一个人具有怎样的精神气质,其诗文,也就会有怎样的文气。人的度量宽,文气就会虚怀若谷;人若浮躁小气,文气就会鼠肚鸡肠。但悠悠万事都不是绝对的,人若文气欠佳,便可在行文上加以补救。行文要有气感,就得跟周文王和周武王治国似的刚柔并济,一张一弛。张是来硬的,弛是来软的。如果来硬的不行,那就来会儿软的;软的又不行了,那再来会儿硬的,一路软硬兼施。但凡光硬不软、光软不硬,抑或过硬、过软的行文,或者只顾在字、词、句、段上反复抠掐,忽略了通篇一气呵成,势必导致行文中断或生涩。所谓行文,就是要和行云流水一样“眼观六路,耳听八方”,马不停蹄,首尾呼应,

藕断丝连,琴能续声,以致打太极、划龙舟、弹古筝似的人气合一收放自如,诗文才能气定神闲,亦可气贯长虹。

诗文写作就是创造美,风格可以婉约,也可以豪放。可文气是人的脸面,岂可低级趣味以自辱?实际上,诗文越有陶冶情操之气,越能和《爱莲说》一样长久流传于人世。四书五经如此,明清四部小说经典亦然。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雪》一词,情景交融,贯通古今,意蕴跌宕,大气磅礴,豪情万丈,曾令“词坛跋扈,不自诩其狂”的柳亚子“殊不愧汗耳”道:此词“余推为千古绝唱,虽东坡、幼安,犹瞠乎其后,更无论南唐小令、南宋慢词矣”。曾记否?当年重庆谈判时,一首《沁园春·雪》力压群雄,那正是因了该词的文气超绝。

文学作品不论长短、多寡,写来写去最终写的都是自己,须知天地有正气、邪不胜正;文气不失格,诗文才能给人以美好印象。实际上,从古到今,即便不以古典哲学里的“气”和“元气”为理论依据,也没有哪位作家不对自己的文气格外留神。因为,诗文可微,人的骨气断不可丢。



好长时间没吃过手擀面,也没亲手擀过面了。疫情宅家,也有了时间,便拿出面盆,舀面、揉面、擀面、切面,亲手做一碗手擀浆水面,犒劳一下自己的胃。

在案板上揉着面团,望着焦黄色的光滑面盆,思绪不自觉地飘到了远方。

这是一个用柏木板箍的木质面盆,口径一尺二,里外用桐油漆刷得光滑锃亮,虽显得笨拙,但用它揉面从不沾盆,盆缝缜密,从不漏水。这个盆箍成有三十年了,从我上班第一天父亲把它交给我使用,到如今也二十四五年了,从老家的学校现在辗转回县城的家中。

20世纪80年代末期,父母花费一生最大的气力,吃尽别人无法承受的苦头,受尽让人难以想象的艰难,花费两年时间在老家撑起了六间大瓦房,还预留了两间庄基地,我弟兄俩每人四间,这在全村当时可是非常荣耀的事情。房子硬山墙、入深长、开间大、整体高,前檐台阶清一色的一尺厚石条铺就,非常的气派!直到如今,父母还住在自己亲手盖的房子里面,为我们守护着老家,也为漂泊在外的我们守护着心灵的港湾。

新房盖起之初,家里一穷二白,要啥没啥,父母就请木匠做家具,先做木板柜、储衣柜、抽屉桌等大件家具,然后置办小件的生活用具,只要听说哪里有匠人,父亲就好奇相邀,请到家里来,母亲就备好茶好饭伺候匠人。那些年,木匠、篾匠、席匠、盆匠、盆匠等,这个走了那个来,家里从来就没离过匠人,眼看着一件件生活用品摆放在新盖的大房子里,家也慢慢殷实起来,父母亲的脸上才绽开了笑容。

盆匠也是这个时候被请到家里来的。

为了箍盆,父亲在头一年立冬后就到家里的自留山上挑最好的柏树,用马锯伐下来,锯成段预存起来,据说这时砍的树解成板做的家具虫不透。待第二年芒谷种完,柏木树段也干得差不多了,父亲就在房檐下的柱子底端绑上架子,和母亲坐在椅子上用锯子开始锯柏树段,嗡嗡的拉锯声弥漫着整个小院,演奏着绵长的生活交响。几天下来,三厘米厚的柏木板堆了一大堆,箍盆子用的原材料也就准备齐了。但这时的板子还没有完全干透,父亲就用砖垒一个长方形的炉子,上边架上铁棍,底下搭上木炭,他就把解下的板子整齐地码在铁棍上,用木炭火烘干,炭火旺了,就会把板子烤焦,做的木盆不结实,板子烤不到火候,做的木盆容易裂口子,烤板子的火候唯有父亲能把握住,这也是父亲最用心的活计。板子得预当多少,要箍多少个盆,父亲早在心里都盘算好了,从最大的二尺八到最小的一尺,每小二寸箍一个,一套十个,箍两套,两个儿子每人一套,不偏谁不向谁。

板子弄好了,盆匠也就来了。匠人开始用斧头砍板,完了后用推刨把板刨光,紧接着就是靠板合缝,这可是技术活,个中的技巧只有人家盆匠掌握得了。最关键的技术莫过于给木盆上圈了,八号铁丝在匠人的手中不再坚硬,显得异常绵软和听话,一支烟的工夫就被匠人扭成麻花状的盆圈。圈扭好后就到木盆成型的最后一道工序上圈,看起来和盆底差不多大的铁丝圈,要在匠人和众帮手的协作下一次性套在盆底和盆腰,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只见匠人在盆底铺好铁丝圈,用专用的卡扣先固定住,然后用斧头敲打铁丝圈,让它一点一点落入圈里,其他人赶紧用长木板的一头压住盆圈,众人立于木板之上,增加重量,防止铁丝圈反弹。就这样,在匠人的敲打和众人的合力配合下,当听到“嘭”的一声,铁丝圈完全落入盆底的圈里,上圈的程序就完成了,匠人和众帮手也都累得满头大汗,都在慨叹匠人的圈扭得咋样合适,不大不小刚刚好。

按照型号的大小,父亲让匠人给我兄弟二人各箍了一套柏木盆,一套十个,共计二十个,只记得盆匠当时在家里就箍了一个月的盆。盆子箍好后,父亲上集集来上好的桐油和清漆,先用刷子刷三遍桐油,放到太阳底下晾晒,让油质全部入木,然后再刷两遍清漆,再放到屋内阴干,这样,木盆才会木纹透亮,光滑油润。二尺以上的大盆在过年时做豆腐、洗洋芋粉时就派上了用场,一尺、二尺的小盆用作洗脸盆、洗脚盆,而用得最多的就是四尺、尺六的中型盆,它们被放在厨房擀面时揉面,蒸馒头时发面,真正在日常生活中派上了用场。

我参加工作了,家离学校较远,需要在学校起灶做饭,父亲就请来木匠,用家里最好的核桃木板给我做了案板,用枣木棍给我做了擀面杖,给我取了一个尺二二的柏木盆,组成了我另起炉灶的大件炊具。送我到学校,父亲在狭小的宿舍办合一的房子支起了案板,木盆里舀了自家种的麦子磨的面粉,亲手和面给我擀了我在单位吃的第一顿长面,几十年过去了,父亲在案板上娴熟擀面的背影在我的脑海依然清晰可见。

这个面盆在单位陪了我二十年,我在盆里和面,在案板上擀面,包饺子、拉扯面、烙锅盔,学会了多种面食的做法,也养活了我这个爱面食的胃。如今,我已不在单位自行做饭,面盆也随我搬到了县城的家中,虽然厨房有不锈钢盆、搪瓷盆,但我家擀面、发面一直都用的是我的柏木盆。

虽然我和弟弟都工作在外,老家里的两套柏木盆多数都闲置了,但父母亲都精心地保存着。灶房里最常用的两个木盆由焦黄色变成了枣红色,我们每次回去,母亲都会用它和面给我们擀长面,离家走的时候,母亲都会用它揉面给我们包饺子,“离家的饺子回家的面”,这就是父母亲几十年来从不改的饭样,长面和饺子也成了我们一家人最喜欢的饭食。



扇面 陈红卫 作